



Le Bestiaire
Des Philosophes

哲学家的动物园



[法] 克里斯蒂安·罗什 著
让-雅克·巴雷尔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Le Bestiaire Des Philosophes

哲学家的动物园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家的动物园 / [法] 罗什等著; 赵克非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4

书名原文: LE BESTIAIRE DES PHILOSOPHES

ISBN 7-80073-472-2

I. 哲… II. ①罗… ②赵… III. 哲学—通俗读物 IV. 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16792号

LE BESTIAIRE DES PHILOSOPHES

© Éditions du Seuil, 2001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du Seuil through Chen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哲学家的动物园

ZHUXUEJIA DE DONGWUYUAN

著 者: [法] 克里斯蒂安·罗什 让-雅克·巴雷尔

译 者: 赵克非 插 图: 王小肚

责任编辑: 王路侠 责任监制: 朱 磊 王祖力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24 印 张: 9 字 数: 68千字

版 次: 200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2-2280

书 号: ISBN 7-80073-472-2/B · 49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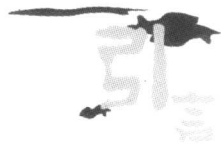
到动物园去吧！在那里，你肯定会看到很多猴子——有的上蹿下跳，有的蹦来蹦去，有的你追我打，有的互相搔痒，有的在捉虱，有的在喝水，那副样子一点儿也不文雅……

在那里你还能看到火烈鸟。因为怕弄湿了衬裙似的玫瑰色羽毛，这些火烈鸟在水池子里小心翼翼地踱着步。你还会看到那些骄傲的、脖颈洁白颀长的天鹅；生着雏鸡翅膀、头戴鸭舌帽——就是火车站站长戴的那种——的鸵鸟；总不停耸肩的鹤；生性怕冷、长着一付破燕尾服般翅膀的秃鹳；像穿了一件披肩斗篷的企鹅；以及长着一把木刀似长喙的鸛鹬。

在那里，你还会看到满脑子史前思想、忧心忡忡的牦牛；在铁丝网上方探头探脑的长颈鹿；在圈门口拖着粗腿走动的大象，鼻子跟钟摆似地摇来晃去。你还能看到豪猪，身上长满了笔管也似的箭毛；还有娱人而不自乐的黑熊，以及自己打哈欠惹得我们我也想打哈欠的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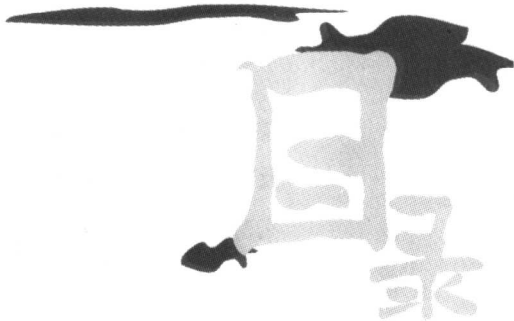


去动物园的邀请，是儒勒·勒纳尔（1864—1910，法国作家，写过许多关于动物生活的小品文）发出的。这项邀请很诱人。可是，不是每个人家门口凑巧都有个动物园。天气也不总是那么风和日丽，而且，有时我们还会懒于走动。那你就呆在家里吧！杯酒在手，舒舒服服地往安乐椅上一躺，再来点儿音乐。你可以听奥涅格（1892—1955，法国作曲家）的曲子，他让山羊随着笛声蹦跶；或者听圣桑，在《动物狂欢节》里，有狮子庄严的步伐和吼声；而普朗克（1899—1963，法国作曲家）喜欢表现公鸡、母鸡和小鸡的混乱嘈杂。你还可以听到，天鹅随着柴可夫斯基或西贝柳斯（1865—1957，芬兰作曲家）的乐曲昂然游弋。如果要听著名的马队行进，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威廉·退尔序曲》中有，瓦格纳的《女武神瓦尔基丽》中有，祖佩（1820—1895，奥地利作曲家）的《轻骑兵》中也有。也不要忘记那些小动物：里姆斯基-科萨可夫（1844—1908，俄罗斯作曲家）作品里飞着的熊蜂，鲁塞尔（1869—1937，法国作曲家）作品中爬着的蚂蚁，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或舒曼曲子里轻舞着的蝴蝶，库伯兰（1668—1733，法国作曲家）乐声中辛劳着的蜜蜂和黑蝇……一切都非常美好，但却无法满足你哲学上的饥渴。别担心，哲学家们也有自己的动物园。读哲学著作的时候，你会突然



发现，从康德的书里飞起一只自觉十分轻盈的白鸽；黑格尔的巨大建筑物里藏着一只鼯鼠，它有可能在最不适当的时候爬出来。如果说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的蛆虫几乎藏而不露，那么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文学家）的大象则庞然彰显，而爱比克泰德（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乌鸦甚至要“呱呱”叫上几声。从芝诺（古希腊哲学家）到柏格森（19~20世纪法国哲学家），那只龟一直在血气方刚的阿喀琉斯前面跑着（指“阿喀琉斯悖论”，详见本书《龟》）。

尽管有一百多种动物（本书论及84种）经常——比人们想像得要频繁——如此这般地光顾哲学家的著作，但迄今还不曾有一本书专门论及它们在这些著作中有趣又挥之不去的存在。这真是不公平。是时候了，是纠正这种不公平的时候了。因为，读《哲学家的动物园》，是以一种开心的方式进入哲学，是于不经意间接触那些好作家，而且还能重见那些带给我们儿时欢乐的动物们。还记得当年我们逛动物园的时候，那目光极富人性的猩猩令我们惊讶；傲慢无比但也漂亮异常的长颈鹿令我们着迷；在笼子里不停打转神气阴郁的狼则让我们害怕。



目录

引言

蜜蜂 / 1

羔羊 / 5

鹰 / 7

云雀 / 11

驴 / 13

比里当的驴子 / 17

蜘蛛 / 21

牛 / 25

母羊 / 27

变色龙 / 29

卷毛狗 / 31

鲤鱼 / 33

海狸 / 35

半人半马怪 / 37

鹿 / 39

骆驼 / 41

猫 / 43

小猫 / 45

毛虫 / 47

马 / 49

狗 / 53

一发现猎物就止步的猎

犬 / 57

狗儿第欧根尼 / 59

喀迈拉 / 61

猫头鹰 / 65

蝉 / 67

鹤 / 69

蛆 / 71

蜂鸟 / 73

白鸽 / 75

公鸡 / 77

乌鸦 / 79

小嘴乌鸦 / 83

蟾蜍 / 85

022-45104



鳄鱼 / 87

天鹅 / 89

松鼠 / 91

象 / 93

蜉蝣 / 97

蚂蚁 / 99

大胡蜂 / 101

青蛙 / 103

鹤 / 105

鳄角金龟 / 107

鲱鱼 / 109

燕子 / 111

人 / 113

利维坦 / 119

狮子 / 123

狼 / 125

狢猯 / 129

麻雀 / 131

苍蝇 / 133

骡子 / 135

鹅 / 137

鸟 / 139

猩猩 / 141

孔雀 / 143

鹦鹉 / 145

鸽子 / 147

鸽 / 149

鱼 / 151

猪 / 153

虱子 / 157

章鱼 / 159

跳蚤 / 161

夜莺 / 163

水蛭 / 165

金龟子 / 167

蝎子 / 169

金丝雀 / 171

蛇 / 173

猴子 / 175

美人鱼 / 179

老鼠 / 181

泥蜂 / 183

舞蛛 / 187

鼯鼠 / 189

公牛 / 193

虎 /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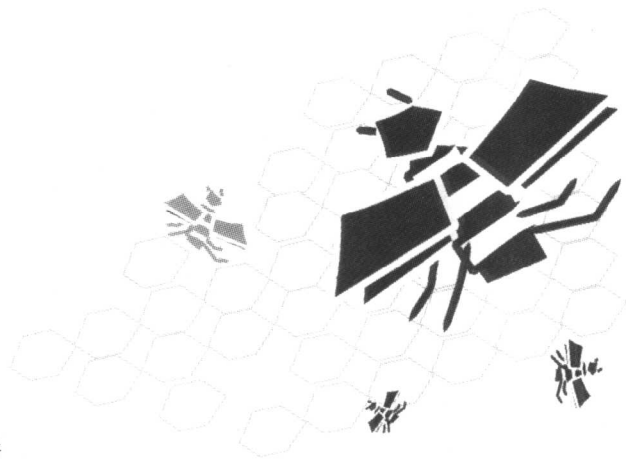
龟 / 197

母牛 / 201

蚯蚓 / 203

黑貂 / 205

蜜 蜂



当第一批蜜蜂刚刚酿出第一窝芳香的蜜汁，人们就起了抢蜜的念头。因此，蜜蜂来到宙斯面前，要求给予足够的力量，以把接近蜂巢的人蜇死。结果神为之触怒，非但没有答应，还给蜜蜂下了一道禁令：不许用蜂针蜇人，不然害人反成害己，蜇了人的蜜蜂就会没命。从那时起，对不停偷走蜂蜜的人，蜜蜂们就怀恨在心了（《伊索寓言》）。

几乎只是由于柏拉图，蜜蜂才同意成为好兆头。当时柏拉图还是个吃奶的孩子。他母亲佩里克肖奈和继父阿里斯通正在雅典郊外的伊迈特山上设祭，祭祀的



是缪斯神还是山林水泽的仙女，如今已不可考。柏拉图被母亲放在香桃木灌木丛中——灌木丛很茂密，放在那里很安全。仪式没完没了地进行着，这时蜜蜂来了，它们以为孩子在睡觉，就把从附近山上花朵中采来的蜜，涂在孩子的嘴唇上，然后又围着他嗡嗡叫，声音确实悦耳。于是，有些人就以为，这是一种预言，表明这位希腊哲学家将有传奇般的口才。

后来，另外一些哲学家试图以蜜蜂这种动物为榜样，甜言蜜语不断，甚至还说再没有比蜜蜂更吉祥、更令人赞赏的动物了。

有人强调指出，蜜蜂有完善的社会组织：“蜂王是自然形成的，不像人类似的靠世袭。”正如第欧根尼（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傲慢地向亚历山大王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蜜蜂没有蜂刺，因为它和将军们相反，不需要任何武器，无人可攻击。蜜蜂和权力观念的古老联想一直存在。因此，很多年之后的拿破仑时代，人们才会扔掉百合花，起用蜜蜂来装饰皇帝的御袍；拉吉奥尔地方产的刀上有只蜜蜂，老实地待在上面，一声不出，这一标记至今仍使拉吉奥尔牌的刀成为刀中上品。

而蜂巢则是建筑中的极品，令伊拉斯谟（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叹为观止，而他本人却被当成疯子一样任意对待。他说过：“虽然蜜蜂不像人那样有五官，但它们的建筑不是远比我们的高明吗？”极品？你说是极品？对，蜜蜂的蜡制巢房以其几近完美的结构，使多少建筑师的巧思失色。不过，正像马克思

后来在《资本论》前边的章节里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尽管如此，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大蜂巢的思想依然存在。而梦想会膨胀，直到变为想入非非。一方面，物质的总体可以是一个大蜂箱；另一方面，每个个体，每个动物，每个单位，也都可以是一群带翅膀的小动物，互相用爪子钩连着。从无穷大到无穷小。

那么，这些蜜蜂，是该留着呢，还是该清除呢？

照犬儒主义者的看法，该把这些蜜蜂留着，以便能够吃到美味的蜂蜜！必须把它们留下来，必须认真地把它们留下来，因为它们是真正哲学的典范。蜜蜂比蚂蚁高级多了，蚂蚁只会聚积，像那些庸俗的经验主义者。蜜蜂比蜘蛛也高级得多，蜘蛛用自身的物质织网，就像那些教条主义者一样。教条主义者认为，世界就存在于他们的头脑里，从他们的脑子里就可以把世界抽离出来。我们知道，蜜蜂的方法取乎其中：它从庭园和田野的鲜花上采集原料，然后以它特有的功能将其改造消化。巧妙的辩证法，把傲慢的理想主义和谨慎的现实主义连接了起来。

可你厌烦哲学，是吗？你不需要我们那些建造得像蜂箱似的大图书馆？你不求知识，只想谋生，是吗？如果这样，你就必须永远摆脱勤劳的蜜蜂。最好再进一步，直到把你自己也摆脱为止。你要知道，人，其实也是一群蜜蜂，以为自己的财宝就在那个嗡嗡叫个不停的知识蜂箱里。尼采说：“我们在途中毫不停顿，奔



的就是这些蜂箱，像长着真正翅膀的昆虫那样，采集思想之蜜。我们心里只想着一件事：‘采’些东西回去。”可是，生活中的那些异常事件，紧张而充实的生活中的那些异常事件，谁曾认真地去关心呢？

让我们赶快远离那些蜜蜂吧！让我们到上帝那儿去告状，说蜜蜂太乖，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把它们看做完美的榜样。但是，我们自己可不要因此真对它们心怀怨恨！因为，我们从它们那里偷来的蜜，确实是一种十全十美的养料。

羔 羊

“阿谀和讥讽之对立，一如狼与羔羊。”

——伊拉斯谟

人如果温和得像羔羊，人类的生存环境会好得多，即使不能和天堂比，至少也会是弗拉戈纳尔（18世纪法国画家，所画多为迷人风景）笔下的“羊圈”——一种建立在仁慈这样一种惟一而普遍的情感之上的氛围。根据这种美妙而天真的看法，每个人都能与他人和睦相处，谁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代替利己主义的是发乎天然的爱，代替暴烈的是温和柔顺。于是，人间就没有了麻烦，也没有了矛盾和斗争，而且总重复着同样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没有了发展。人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比他养的家畜“强不了多少”。康德肯定地说，没有孤僻的性格，“生活在阿尔卡迪（想像中纯朴的牧羊人国度）的牧羊人中间，所有的天



才都会永远被埋在萌芽状态里，被埋在完美的互爱、朴素与和谐里：像他们所放牧的羔羊一样温和的人，赋予自己生存的价值，不比他们的牲畜多”。

康德观察到，人身上有两种相反的东西：一种是促使人去寻找同类的社交性，一种是让人抗拒同类的孤僻，而这种孤僻一直有使社会解体的危险。孤僻源于人的癖好和自私情感。从道德的角度着眼，孤僻应当受到谴责，但它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虽然这似乎不合常理，孤僻却成了社会发展的酵素或萌芽。但是不是因此就该把孤僻看成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呢？人类的真正目的不是实现其理性吗？希望孤僻消失、只剩下社交性的想法有一种调节作用——能够有力地引导人的思想，促使人们采取自身的现实化所必须的行动。

批评怨恨风尚的时候，尼采在《道德体系论》中提到了羔羊，作为复仇思想的比喻。和捕食者老鹰的肯定意志相对的，是被捕食动物的否定意志或复仇意志。怨恨在于把强者的权力意志视为仇恨。弱者因为怨恨强者，就以为强者也怨恨着自己。于是，尼采就说起俏皮话来了，说老鹰非但不恨羔羊，反而十分喜欢羔羊的嫩肉：“羔羊恨老鹰，这没人会觉得奇怪。但是，老鹰抓走了羔羊，却不足以成为我们憎恶老鹰的理由。如果羔羊们彼此议论：‘这些老鹰太凶恶了；要是它们身上老鹰的零件尽可能地少，甚至完全相反，干脆变成羔羊，这只老鹰不就很善良了吗？’以这样的方式树立理想无可厚非，只是那些老鹰会报以嘲弄的目光，彼此之间可能还会讨论：‘这些羔羊，我们一点儿也不恨它们，我们甚至爱它们：再没什么比羔羊的嫩肉更美味可口的了。’”

鹰

鹰是宙斯的鸟。

——荷马

在荷马作品的主人翁眼里，这种鸟的飞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明显信号，说明它正在和诸神对话。在《伊利亚特》第二十四章中，普利阿摩斯（特洛伊战争时的伊利昂城之王，主将赫克托尔的父亲）动身去希腊人营地之前，请求宙斯给他个吉兆。谨慎的宙斯听了他的请求，立即把自己的鹰放了出去。鹰是最可靠的鸟，是人称“黑子”的沉稳猎手，有着长长的脖颈。它在右侧出现，冲向城市上空。可是，宙斯也是希腊阿凯亚人的神。在第八章里，大埃阿斯（希腊阿凯亚人军队的猛将）对赫克托尔说：“逃跑的时候快到了，你得一边跑一边哀求天父宙斯……”话音未落，一只鸟就从他的右侧飞了起来：又是一只飞得高高的鹰。阿



凯亚人的军队因这个吉兆而大受鼓舞，欢呼着向鹰致敬。

鹰能在天上飞得很高，还能承受强烈的阳光而不伤眼睛。鹰保护自己的巢，不使巢受蛇这个天敌的袭击。鹰的特有品质，大部分都曾被古代作家反复提及，在《圣经》里也有记载。以西结（希伯莱人的四大先知之一）的描述是：“大鹰，硕大无朋的翅膀，修长的羽毛……”约伯（《圣经》里的人物，以虔诚和忍耐著称）则说：“我的日子过得比人跑得还快……快得像扑向猎物的鹰。”鹰对子女的关怀也是尽人皆知的：《圣经·旧约·申命记》颂扬雅维赫（犹太教所奉神明，为“万有之主”）对约瑟夫（《圣经》里的人物，在埃及为法老当大臣时把以色列人召了过去）无微不至的保护时写道：“……他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保护着约瑟夫。就像鹰，把窝里的雏鹰弄出来，自己在小东西们的上方翱翔；然后，张开翅膀，把雏鹰抱起，驮在身上。”

靠《生理学》和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得以流传的传说，也能对许多绘画或雕刻作品作出解释。鹰老了以后，翅膀就变得沉重了，双目无光，也不那么锐利了。这时，鹰就要找一处清泉，奋力飞向太阳。太阳烧焦了它展开的翅膀，也烧化了它眼里的锈。最后鹰终于找到清泉，扎进水里三次，恢复了气力和青春。老普林尼（古罗马博物学家）的《博物志》里也载有这个传说。皮埃尔·德·博韦从中看到了一幅洗礼景象：“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受洗的人，抬起心灵的眼睛向着上帝——那真正公正的太阳，即可像鹰那样面目一新，像鹰那样目光锐利。”鹰通常都



呆在上帝身边，是基督或基督升天的象征，或者是上帝对那些罪人仁慈的象征，对忠诚基督徒关怀的象征。

鹰和蛇这对敌人的战斗——这一主题来自东方——也被演绎为基督战胜恶魔的象征。

最后，鹰还是福音书传教士让的象征。

然而，鹰是一种猛禽，作为猛禽，有时就会被打上魔鬼的记号。

在尼采的著作里，鹰非不再和蛇争斗，还亲切地抱着在天上飞的蛇，并给予它翅膀：“查拉图斯特拉（尼采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主人翁）疑惑地向上看，因为听到头顶上有尖锐的鸟叫声。原来是一只鹰在空中飞，画着大圈在盘旋，带着一条蛇，不是作为猎物，而是作为朋友：确实，因为蛇是绕在鹰脖子上的。‘这才是我喜爱的动物，’查拉图斯特拉说，满心的喜悦。‘一个是太阳底下最骄傲的生灵，一个是太阳底下最聪明的生灵，它们带着信息来了。’”

蛇是世间的动物，小心谨慎地在地上爬着。它代表的是和经验紧密相连的经验主义、与事实紧紧相贴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一元论。鹰则是上界的动物，象征着理性主义、伟大的思想和理想主义。柏拉图断言，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感性世界只是这个理念世界的影子；犹太基督教为了否认这个现存的世界，另造了一个世界。而尼采则回避了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回避了心智的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对立。他声称世界只有一个，兼有价值 and 感觉；而超人，是一种新文化、新道德、